

民生调查·聚焦医药代表③

医药分开、科学考核、药价合理……医药代表转型需要配套改革

# 既要扶苗，又要培土

本报记者 贺林平 王昊男 史自强

“现在很多医药代表早已退化为药品推销员，都是求着医院，巴结着医生，低三下四地维护关系。”已经离开医药代表行业十来年的赵新叹息道，随着国家出台更加严厉的“新政”，禁止医药代表销售药品，可能很多人要转行，不转行的，恐怕也得不偿失。

赵新所说的“新政”，正是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相关意见（业内称医药国17条）。记者走访发现，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升级、回归正轨势在必行。

## 定定位 医生药学知识相对薄弱，药代正好补短板

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是否意味着这个群体“端碗吃饭”的姿势会有所改变？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意见本身如何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规定当然可以这么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你怎么区分他是在从事推广咨询，还是在推销？两者之间的边界很模糊，要实施具体监管，还得有一些可操作的标准、手段。”广州市黄埔区一家三级医院的副院长提醒说。

而医药代表这个群体本身又该何去何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王继勇认为，医药代表的责任是学术推广、技术咨询，希望制定一系列政策，让其职责尽快回归。很多业内人士也认为，新药新技术需要人来推广，医药代表仍有存在必要，但其现有角色亟待转型和升级。

即使是在乱象中，也有一些医药代表没有完全忘记初心。2005年入行的陈默认为，应该把现在的医药代表分开来看，“我们说的医药代表都是学术代表，而那些一点医药知识都没有的，其实是推销员。”

陈默说，他一次又一次地约医生见面，采用的不是所谓销售技巧，更不是利益诱惑，而是各种专业“吸睛

**核心阅读**

医药代表从推销型转向学术型、技术型已成为共识。然而转型之路，除了政策要求、行业自律，更要呼唤配套措施的完善。

比如，推行医药分开，患者拿到处方后可以在市场上的药店购买，给医生统发发回扣就变难了；比如推行两票制、药品集中采购，行业的乱象就能得到一定遏制。同时对于医药代表的考核，也不能看销售量，而应形成更科学的考评体系，甚至第三方考评。

点”，比如某种疾病出新药了、某种治疗方式经证实有副作用等。在他看来，“医生在医科大学里学的是临床医学，药学知识相对薄弱，而药品又是不断更新的，让广大医生使用更有效的专利新药救助病人，靠的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价值体现。我们的任务本身不是推销药品，而是推广有科技含量的先进治疗理念”。

对于医药代表行业整改的消息，河北省的一名医药代表李达说，自己已经有所耳闻。但由于目前还未传递到地市这一级，因此还没有最终决定应该如何应对。“但圈子里的一些朋友，已经有一些透露出转行的意向了”，李达说，而对于他自身而言，由于是药学专业毕业，因而接下来有可能会选择专业进修，从而达到新的行业要求。接下来的几年，他也会努力从医药代表岗跻身公司的管理岗。

## 防行贿 医药分离阻断寻租，警惕替药店接着“公关”

近年来，随着各种监管手段的收紧，以及媒体对于药企“行贿门”的接连曝光，一些医药代表想要公关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各地卫计委、医院出台各种管理规定严防死守，想尽办法阻止医药代表与医生的不正当接触，药企邀请医生参加的各种学术会议，

也被密切监管。广东省卫计委就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的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辖区内医疗卫生行政机关进行自查自纠，严厉查处违反“九不准”的行为。同时要求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明察暗访，并加强药品的集中采购管理。

在广州黄埔区某三级医院记者了解到，医院门口张贴了“禁止医药代表进入”“谢绝医药代表”的字样；医院内部也有规定，禁止有关人员给医药代表统方（即医药代表统计每个医生开了多少自己推销的药），从而增加医生获取回扣的难度。广东某学院附属医院还曾奖励保安抓进院推销的医药代表，每抓到一次医药代表与医生有效接触，奖励保安1000元。

“两票制”、取消药品加成等医药体制改革举措的推开，又进一步释放了监管加码的信号。就在3月下旬，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医药分离再次升级，之前成人用药全都去院外药店购买，如今儿童用药也是如此。

医药分开切断了医院和药房之间的利益联系，药房卖多少药，赚多少钱，和医院收入没有关系。当与医院合作的药店多到一定程度时，患者拿到处方后，去哪家药店拿药的选择范围大幅扩大，处方将分散在多家药店。医药公司或医药代表很难获取处方的流向，统方将变得更加困难，这有望进一步提高医药代表行贿和医生寻租的难度。

但上述黄埔区某三级医院副院长提醒，医药分开后，要进一步谨防公关医生的主体由医药公司变成药店，从而让医药代表换一个东家继续干。“不能认为一分就灵。取消加成也好，医药分开也好，只是切断了医院在这一块的收入，但并未从根本上切断医生私人荷包和药品销售之间的利益联系。”在他看来，药价虚高应在源头上解决。“药价是政府定的，它与药品出厂价之间过高的价差，才是滋养医药代表乱象的温床和土壤。”

诚然，即使医药分离，向医院内部推销药品难度加大，患者去市场上的药店买药，也有可能为行业的潜规则埋单。

“医药代表分两类：一类是做零售终端，主要面对药店；另一类是做临床，主要面对医院。”曾经做过医药代表的王美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是一级代理，公司把药从厂家1.6元拿来后，公司要进行包装、做广告、招商，到我们业务员手里，一般是2.6元，我们业务员再加0.6元，然后我们用3.2元的价格到药店去谈，通常会谈到6元钱。这6元里药店营业员还要有一部分利润，因为同类型的药太多了，他得给你做‘首推’，所以我3.2元到6元中还要给营业员2元。我们定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8元，而中间的13.8元都是药店的利润。就是因为差价大，药店才会进你的药，你才能做主推。”

## 改考评 考核别看销售看知 亮度，引入第三方评价

“意见的实行将有利于行业自律和医院管理。”广东省卫计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不过，破解药价虚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指望医药代表不背负销售任务，就可以把药价降下来。还应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来破解问题。

据该负责人透露，今年，广东全省将开始推行医药分离，相关的配套政策将很快出台；同时提高诊金等体现医生价值的费用，放宽政府医疗服务限价上一些不合理的限制。医生的阳光收入上去了，才能有效抵制医药代表钻空子。

在某医药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陆先生看来，对于医药代表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一棒子打死。他认为，把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人数的医药代表都看成是医药市场不正当竞争的罪魁祸首，未免片面化。国办此次发文后，医药代表不会也不应该消失，这个职业岗位会越来越重要。医药代表应该有新的定位，事实上目前很多医药代表已经在转型了。“对医药代表，不挂指标考核显然不现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指标应该怎么定。”陆先生说，未来药企对医药代表的考核应该不是通过销售额，而是拜访医生的次数，医生对新药、新技术的知晓度（通过问卷调查获知）以及出席医学论坛或研讨会的次数等指标。通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探索，形成一套更好的评价工具。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教授、主任医师林锋认为，医药代表不应该沦为药企的销售人员，因此对其考核和规范，不应该过多地由给他发提成的药企来完成，而应该交给公权力监管部门，如果可行的话，由权威的第三方职业评价机构来考评更为科学。（赵新、陈默、李达、王美兰均为化名）

## 服务窗

在微信朋友圈中，不少人喜欢晒健走步数，动不动就2万步、3万步的运动量。然而，过度健走可能造成腿部关节的慢性劳损，应避免大运动量的单一方式锻炼。专家建议，可结合健走进行力量、柔韧等练习，使身体得到全方位锻炼，运动要适量，日行万步为宜，长期超量有风险。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研究中心等7家专业机构，联合发布《科学健走宣言》，倡导公众“科学健走”，发挥最大的健康效益又避免不必要的损伤。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主任王临虹表示，身体活动不足是造成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中国成人经常锻炼比例仅为18.7%，20—49岁劳动力人口参加锻炼的比例则更低。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孔灵芝表示，快节奏的生活与工作，让规律运动成了许多人难以实现的目标。“健走”因可以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又不受场地限制，深受公众喜爱。越来越多的人告别久坐不动，快乐地走了起来。

《宣言》特别提示，健走是介于散步和竞走之间的一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方式。当达到气喘、心跳加快，但还能说话交流的状态时，能量消耗将明显增加。《宣言》建议每次健走30分钟以上（30分钟到1小时），或者每次至少10分钟，每日累计30分钟以上。对于仅以步行作为运动方式的普通成年人，建议每日步行里程8000—13000步，其中健走5000—8000步，日常生活约3000—5000步。

尤其对于糖尿病人这一特殊群体，坚持运动是关键，但过量运动有可能导致关节水肿等症状，运动受限，将大大加重血糖控制难度。孔灵芝表示，慢性病或肥胖症患者须得到医生或专业健身教练的指导。

健走期间，注意吃动平衡。人体能量代谢的最佳状态是达到能量摄入与能量消耗的平衡，体重变化是判断一段时间内能量平衡与否的最简便易行的指标。同时健走运动会刺激食欲，运动后应注意控制能量摄入，特别是高脂肪的食物。

《宣言》还联合建议并呼吁城市管理部门为公众创造适于健走的条件，如设立更多便于行走的区域、开放更多便于健走的公园、拆除市区免费公园围墙等，以鼓励公众增加运动，促进健康；建议并呼吁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功能社区，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健走等身体锻炼。

## 北京将为停车立法 道路停车收费政府定价 不是业主不能买小区停车位

本报北京4月11日电（记者王昊男）停车难、停车乱、停车管理不规范，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北京近年来饱受停车之苦。11日，《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草案送审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将为停车立法。据北京市相关部门透露，经过相关法定程序，该条例将争取今年出台。

在管理收费方面，《草案送审稿》中明确，停车收费区分不同类型、不同性质，分别实行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其中，明确道路停车收费属政府非税收入，实行政府定价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全额上缴财政。北京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市中心区域高于外围区域、重点区域高于非重点区域、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确定差别化收费标准和动态调节机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驻车换乘停车场和中心城区配套停车场实行政府定价，并按照相关规定，享受相应的补贴政策。其他停车场实行市场调节价，可以根据地理位置、服务条件、供求关系等因素自主定价。

对于路侧停车的问题，《草案送审稿》指出，区停车管理部门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停车管理企业对道路停车进行专业化运营。购买服务费由财政承担。

在居住区停车管理方面，明确居住区内规划用于停放车辆的停车位，不得出售给本物业管理区域业主以外的其他人。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出租居住区内停车位，应当首先出租给本居住区业主。在满足本居住区业主需要后，所有者或者管理者可以将停车位出租给本居住区业主以外的其他人，租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同时，调整居住区内业主共有的停车位的收费价格时，应当与全体业主协商，并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此外，《草案送审稿》还提出盘活机关、企事业单位、居住区的停车资源。鼓励这些停车场错时开放，鼓励个人之间“拼车位”。同时明令禁止停车场改作他用，并要求中心城区收费停车场24小时开放。

## 武汉建成旅游交易消费平台

本报武汉4月11日电（付文、邓志强）近日，基于区块链技术在旅游景区开展典型应用示范的开放性互联网平台凤链平台在武汉建成。武汉区块链产业园也正式挂牌成立。

武汉市充分利用武汉园博园现有旅游资源和场地，由市政府主导，依托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知名高校技术团队，历时7个月打造出凤链平台，并开展了旅游、游戏和植树3个典型应用示范。作为中国旅游景区区块链应用联盟技术支撑平台，凤链平台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游客可以利用凤链平台可追溯的功能，在凤链平台上使用凤币实施旅游交易消费，杜绝不合法交易等行为。

七家专业机构提醒：  
**健走  
别动不动两三万步**

本报记者 王君平

## 延伸阅读

### 法国 制定专属规则，依法管理药代

禁止给医生提供任何礼品，严格限制宴请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永群

医药代表作为行业在法国的形象一直不佳，近年来由于医药企业经济模式转变等原因，从业人员大量减少，医药代表行业正在走向消亡。

2004年，法国医药企业协会与健康产品经济委员会共同签署了《医药代表走访宪章》，该宪章规定医药代表走访医疗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推销药物，协助医药企业的发展；通过走访促进治疗质量，避免滥用药物，减少不必要支出；向医生提供准确信息，以便正确使用药物。

宪章还对医药代表的活动进行规范与监督。明确医药公司主管药剂师必须确保医药代表具备职业所需的所有必要知识，经常对医药代表进行再培训，旨在更新其知识，做好推销准备。

同时，医药代表走访必须符合基本程序：比如，被访问的医生应经常无偿向企业反馈医药代表走访的科学质量评估、其客观性以及是否符合有关法规及宪章。

另外，还通过认证和审计等办法加强对药企、医药代表的监督。根据社会保障法相关条款，由高级卫生权力机构确立条件，建立认证标准，以保证认证的企业遵守本宪章各项章程。根据认证标准制定程序，企业领导、医药代表及其走访都将根据程序，确保遵守相关宪章。

为了补充完善《医药代表走访宪章》，2014年10月，法国医药企业协会与健康产品经济委员会又签署了一份新宪章。在原有规定禁止医药代表向医生提供任何药物样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禁止提供化妆品、补充类食物及医疗器械样品。同样禁止医药代表向医疗人员提供任何礼品，宴请也被严格限制。新宪章还规定了医药代表进入诊所及医疗机构的条件，以避免医药代表干扰医院的正常运转。

为了保证有效监督药企与医药代表的促销行为，法国还成立了“国家药物促销信息观察机构”。健康产品经济委员会根据该机构的报告，对违规药企作出相应惩处。

### 德国 医药严格隔离，隐性收入上网

但超七成医生拒绝公开与药企财务往来

本报驻德国记者 冯雪璐

在德国，就医与买药是严格隔离开的。无论诊所还是医院，都不设药房。医生只负责开具处方，由病患在药店自行购买。医生的药方只注明了药品，并未规定具体厂商品牌。购买时，如果药店恰好有几种品牌的这类药物，药剂师会跟病患罗列不同品牌间例如价格、含量以及服用剂量上的细小差别，由病人决定最终购买哪一款。医生与药品间无直接联系，也就极大减少了制药企业与医生私下贿赂的可能。实际上，德国并没有国内理解意义上的“医药代表”这一职业。诚然有制药企业的人员会定期到诊所或医院与医生沟通，主要工作也是为收集药物的治疗反馈数据。

尽管因为医药分离，尚未有医生因开特定药品收取回扣的案例，但德国医药环节也并非完全廉洁。去年5月，德国就曾曝出高达1600万欧元的“空头药方”诈骗案。医生与药店药剂师、病人合谋后，开出从未实际售

出药物的处方药账单，向公立医疗保险公司骗取药费报销。卫生经济学家格尔德·格莱斯克表示，一旦医生、患者和药剂师结为“安全联盟”，极难被发现。

2016年，德国相关机构整合德国研究型制药企业联合会的公开数据，推出了“德国医生隐性收入数据库”。只需输入城市名称、所在地邮编或医生姓名，即可查到该医生是否从制药企业获取额外收入，包括讲座酬金、培训、住宿与交通费用，邀请医生提供药效反馈等任何药企与医生间发生的费用。不过，数据库的信息并未完全开放，只能查询到不足30%的医生信息。超过70%的医生出于各种考虑，拒绝公开与制药企业相关的财务来源。

为加大对所有医疗行业人员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德国已于2015年7月修正相关法案，规定医疗、药品行业相关人员受贿，除处以罚金外，可能面临3到5年有期徒刑。

## 义诊到身边

日前，江西省于都县党员医务志愿者在该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为群众和游客义诊。

于都县组织成立党员医疗服务队，深入公共场所、社区、农村，免费为群众提供体检、诊疗和咨询等服务，并发放宣传手册2000余份和价值2万余元的药品。

任江华 方名荣摄影报道

